

## 李正儀——聖士提反堂關懷事工的實踐與傳承

受訪者：李正儀（下稱「李」）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4年7月10日

---

訪：今日係2014年7月10號，訪問李正儀。有關於關懷部的成立及發展。

李：關懷部係2003年左右成立。那時係因為沙士。至於點解搵我進入關懷部呢，我都唔知。我唔係社工，我當時真係什麼都不懂。當時堂主任曾國偉會更長話「正儀！想你幫手做啲嘢，你同我成立個關懷部」。佢跟住介紹咗福利協會來與我們合作。我仲好記得…副總幹事文孔義先生帶了一小 Team 同事來討論，自此我便在禮拜堂成立了 Task Force…一齊開會。我覺得我應該從一個教友角度出發。我又覺得教會已有好多個部，每一個部都做緊自己啲事，但關懷牧養可以係每一個部都涉及，並非祇由一個部或一兩個人去做 counseling、培訓。但若涉及專業嘅工作，（特別係當教友有特殊需要時），譬如舉個例…那時金融風暴有教友突然間俾人炒咗，有 depression，我哋同好多教友同佢好 close、好支持佢，但不懂分她是否病…唔開心就必定會啦。結果，因為關懷部有專業同工，identify 咗佢係抑鬱症，馬上陪佢睇醫生。並在好短時間內處理咗…醫好了。

在起步時，我已經認為應從教友嘅角度。第一點，教友如果有困難，面對個人、家庭、或者工作困難時，佢未必第一時間搵牧師，佢可能

先同自己最親密嘅團契嘅兄弟姊妹、或者自己相熟嘅群體表達，所以我覺得應該協助有機會接觸到呢啲有需要教友嘅弟兄姊妹，教佢哋少少專業知識，作出適當嘅識別和關懷。

第二點，係作為一個教會，當時…即 2003 年，教友都同其他香港市民一樣，面對好多衝擊，即身體健康、失業、生意倒閉等問題；我哋都有教友突然之間生意倒閉，引致家庭糾紛和衝突。嚴重的真係需要專業婚姻輔導或個人情緒輔導。所以我覺得曾會吏長引入福利協會專業同事是重要的。當時，就有兩個半職社工，輪流駐禮拜堂，做此等工作。

如何結合專業與教友嘅關懷？如何產生互動呢？所以我與 task force 開會，outline 個 flow chart 和培訓方法。簡單來說，當一個教友有需要時，當然我哋好希望佢身邊嘅 core group 會成為佢嘅天使啦。另一方面，在需要時，就有專業介入。而作為教會呢，就需要有靈性介入去協助當事人，即係牧師或者聖品團隊。加上專業團隊，以至教友本身個關懷工作主動性和適切性，必須作出一個三方結合。教友其實都可能有不同專長，譬如喺金融風暴時，有啲教友，屋企出現嚴峻財政問題，產生好多困擾，後來為佢做財務重組。我哋就搵一個係銀行做的教友，協助那個家庭做了財務重組。當然，若有需要時，例如需要法律知識，或者醫療知識的，都可以提供初步 advice。

李：我回想 2003 年是 critical 的一年，即係沙士前後，identify 咗好不同需要，動員禮拜堂嘅教友…在個別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既有保密性又能動

員教友的支援系統。我記得有一個 case 好有趣。突然之間，阮姑娘告知，有個教友喺深圳返唔到嚟香港。我話：「吓？點解會返唔到嚟香港呀？」佢話「佢乜嘢錢都無晒，已經留咗喺深圳有三至六個月嘞。搵嘢做，卻沒有出糧俾佢，就踢佢走嘞。」…你知從深圳返香港，十多年前…要幾拾蚊，這個教友連車費都沒有…，你可以想像他的情況何等坎坷。後來再了解後，他太太生了個 BB 之後，就過了身。他遷怒於上帝，覺得「點解對我個家庭咁唔公平？」所以走咗上深圳，即係無再返教會。但他個仔已 10 歲了，一直由哥哥照顧，佢以為自己可以找啲新機會，結果攞唔掂。我都唔知點解，我哋個幹事會接觸到佢，我哋第一件事便是一人拿出一二百元俾佢，帶返佢落嚟。幹事阮姑娘還走上深圳接他返香港，安排他去一間中途宿舍住。之後，想「要份工」。好感恩，好快有一位教友…幫佢 line-up 咗一份清潔工作。該公司還說「啊，原來佢有 A Level，可以做主管，唔使做前線清潔。」他好開心，過程中見到弟兄姊妹之間互相效力，主動對接和回應當事人需要。

此等關懷工作，不一定全由牧師做，其實牧師事務很繁重，如果因一個教友的主動性，訊息溝通了，即時回應了需要，問題可能已解決了一部份。另外，牧師安排了福利協會調派兩個半職嘅社工，好感恩，其中一個社工就係王健華牧師太太 Tracy。我們當時有少少「矛盾」，社工講 value free，輔導不涉及信仰。而我們是教會必須在靈性層面上有所介入。出現問題或可幫佢，重新檢視佢自己生命，再向前行。作為普通 counselor，理論上唔會涉及信仰。但係好感恩，師母好夠膽跨越專業限制，在 counseling 裏面介入了信仰，後來我聽師母一次分享，都令我好感動，也好 unexpected，佢話有一個教友出現一個緊急情況，

結果一方面由佢最熟那幾個弟兄姊妹去幫佢，師母雖然唔出現，但佢跪喺禮拜堂祈禱，結果件事就解決咗。我覺得好感動；這証明禮拜堂嘅關懷工作的特點，在呢件事上見到個 effect。

另一個係關懷文化如何建立的問題。當時我好 conscious 覺得不應因一個關懷部嘅成立改變，所有事不應祇有關懷部去關懷。當時大家也有所期望，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即刻捐了好多錢，戶口馬上多了幾拾萬。所以我好刻意思考如何強化弟兄姊妹明白此事工的意識和主動性。我有一個倡議（advocate），即關懷文化的建立，呢個文化唔可以話有就有。我邀請了一班有心嘅…特別係婦女，他們表示有興趣關懷工作、參與培訓。第一次…如果我無記錯，有十幾廿人參加了頭一批培訓工作。然之後，就真的派出去做了些事。另一方面則透過講道、分享，總之各種渠道，將個訊息講出去。轉頭看，此等宣傳的確有效（effect）。後來我哋還刻意同各部聯合去討論，點樣在他們各部的工作滲入關懷元素 element。譬如接待處，個接待要 welcome 人；一個陌生人來崇拜，旁邊個教友可以主動與他打個招呼、welcome 佢，幫佢揭聖經、揭個禮文等等，我自己個感覺係其實都幾快就建立了一些氣氛。當中有兩個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當年剛巧慶祝 140 週年，多謝當時組織王健華牧師，仲有管浩鳴牧師幫手，outline 個關懷行動，建議組織 140 人探一百四十個家庭，呼籲一百四十個教友參與。管浩鳴牧師 outline 咗呢些 logistics。結果我們動員咗首個全堂關懷探訪行動。

第二個轉捩點，係王牧師成立咗兩個組。一個係夫婦組，一個係樂齡團契和樂齡詩班。我自己覺得比較 significant，個樂齡團契即時令到成個禮拜堂嘅長者集結一齊，查經、唱歌。140 堂慶活動之中更組織了一

個戲劇表演「天使外婆」。

李：「天使外婆」也邀請了長者參與。長者們好開心，覺得自己好有貢獻。更重要係令到年青人…即係譬如我這一代，或再下一代教友，因為要協助自己長者做 preparation 嘅工作，我們之間可能會講吓你阿媽同我阿媽…起碼以前就沒有什麼可以傾，唔會話講到你阿媽同我阿媽、…但係在那個 process 裏，加埋 140 嘅行動，有少少 matching。大家都自然會多同某一啲教友：「嗨！你阿媽，嚟日呀…又七七七呀；我阿爸呢，嚟日就咁咁咁…」，又話「同你阿媽又傾咗啲乜嘢偈…」…我哋之間都多咗好多話題，亦都令到我哋或下一代同上一代多了一種親切的聯繫。此外，長者也因此與詩班多了互動，特別是有白事之時，因日間出殯時詩班多數都要都返工，結果長者便由那時開始 take up 咗日頭嘅出殯時詩班的侍奉。總之，關懷行動真的不是祇由一個「部」去做。而且有幾個 critical 嘅 project 建立了之後，令到關懷工作得以彰顯，其效應 effectiveness 很明顯。我覺得關懷工作唔係祇做 counselling。樂齡部事工好重。又譬如樂齡第一次獻唱時，子女都很興奮：「嘩！我阿爸阿媽第一次獻唱」嘩！拍晒手！個氣氛好好。大家都好珍惜樂齡部在白事的關懷工作做得很出色，成個教會關懷工作都因樂齡團契成立而進一步加強了，無論係白事、無論係個別教友的需要，樂齡各方面都配合到。140 之後，我還主動提出把關懷部與探訪部結合，最終由牧區議會通過將關懷部和探訪部結合為一個部。之後，我都退出不做部長，由陳玉冰做部長，我覺得好適合

問：駐堂社工的起源

李：至於與同福利協會的合作和駐堂社工的起源，事由福利協會在中西區有幾個中心，在山道下面有長者中心，在加惠民道口有聖路加長者日托中心，還有一個在觀龍樓聖路加長者日間中心。當時牧師認為聖士提反堂資源比較豐富，又有 counselor，而係附近的禮拜堂，包括聖提摩太堂、聖路加堂都可能有個別教友有需要；於是我們安排聯合研討會，請福利協會同事講一些健康或情緒處理等題目。自始便開始了一個聯區概念，換句話說，雖然駐堂社工在聖士提反堂，但如果有個案，會 refer 過嚟。別外，seminars 多數散堂…午堂之後…約十二點講一個多鐘。其他兩個禮拜堂都都可以來一齊聽。早期有參加一兩次聯區啲會議，慢慢再發展至推動堂、校、社服互動互助的理念。

訪：Part-time 社工 Esther 角色為何？

李：她主要幫長者需要方面，如「金色年華」，我們落去關懷中心長者的需要呀、長者又可來本堂。我們會去探訪老人院、獨居嘅長者…，即變咗係有少少外展工作。透過我們的中心同事的 linkage…面向成個中西區的長者做發展。我相信 Esther 會講到更加多 details 俾你聽。我 highly recommend 你去搵 Esther 傾一傾。

訪：係呀，都會安排嚟。

李：我覺得係與中西區長者服務的同工一齊去做關懷是很好的事。譬如每年士提反堂有換物會，福利協會的中西區同事用他們的廚房，當日朝早 4 點鐘返工，在廚房煮好食物，然後搬上去教堂，讓活動 9 點鐘開

始便有食物供應。你去過未呀…有一個 corner 好多嘢食㗎，其實就係我們的廚師煮的。（訪：嘩！）我都係做咗福利協會總幹事之後，我才知此事。原來廚師們很好，朝頭早 5 點鐘便開始煮，尤其係碗仔翅，真的是從朝早 5 點鐘開始煲 3 個鐘，並非隔夜做的。他們善用我們的廚房設施，大家產生了個共同感，好難得。

我知道目前的探訪部有定期出隊，我相信你訪問過他們了…即係去探訪家庭、獨居長者等。福利協會亦會關注禮拜堂裏面有需要的婆婆或公公。如果需要入安老院，都會好 efficient 咁作出安排。我仲記得前兩年有一個 case，我哋有個孫婆婆，阮姑娘同我講：「死啦，佢一個人住，佢已經 90 歲…已經有行動困難…又堅持唔肯入老人院，丞咗佢好多次都唔肯。但係佢一個人住，越嚟越論盡啦」，有社工為她派飯，但當阮姑娘到她家時，便發覺她沒有特別吃什麼，電飯煲也生了擒蟒絲網，發曬霉。她好明顯唔夠營養，在家中還撞到周身瘀曬。我見過她三兩次面、額頭、大牌、身體都有瘀黑，即係在家中不停撞嚟撞去！阮姑娘也無可能 24 小時睇住佢！後來有一次入咗醫院。兩個法官簽名，強制她入老人院。我馬上安排她去聖公會林護長者院舍。我同事即刻找了個 emergency quota 幫她，她進住院舍後好開心，因為從來無如此多人照顧她，比起她在家祇有一個人獨居，在院舍當然感到被好多人照顧啦。後來還長胖了肥肥白白好靚女呀。之後，我們還協助她處理屋企的情況。當時我主動了解：「點解會無人理佢嘅？」原來她有一個女住在加拿大，每個月都滙 2 千元予她。但一個老人家祇有 2 千元如何夠用？她當然好慳啦，住私樓其實仲要支出管理費，水電煤等費用。後來再發現原來住在加拿大的女兒，有少少 depression，未能 handle 兩母女之間的 relationship。結果好感恩，找到個孫，個孫來探她，解決了她

的心結，又找了個親戚可以做 emergency contact，至此一個支援 network 便為她建立了，再加上她住老人院，得到好多人照顧，她真的好開心。福利協會社工既資深又有專業性，它的資源能夠與教會產生良性互動，正好幫到不少教友。

另一個例子，有長者中風後要坐輪椅，我們便為他做了安排，入住了聖公會將軍澳老人院。之後，每個禮拜日，都有不同弟兄去接他返禮拜堂崇拜。其實聖公會將軍澳也有個施洗聖約翰堂，正正在老人院旁，院社長者可以好方便去崇拜。本堂牧師也可以去探長者。關懷部每個月去將軍澳探訪時，牧師為他們做聖餐崇拜、fellowship、聚會，亦可以關懷住院的教友。

福利協會所有的院舍，都會 link-up with 相關聖公會禮拜堂和牧區。我們的牧師好自然的自出自入，還帶同教友去探訪。後來不同牧區也曾叫我去分享聖士提反堂的關懷工作。後來我從副總幹事文孔義知悉，原來聖士提反堂關懷部成立時與聖公會福利協會的合作是聖公會一個 pioneer 嘅 partnership，是前無古人！

及後當我們做了福利協會總幹事之後，我希望將聖士提反堂的合作經驗推動去第二個牧區。幫第二個牧區用不同 model 去發展與福利協會的 partnership。剛好教省總議會陸續通過了教育政策文件和社服政策件。福利協會便負責協助陳謳明主教草擬了教省社服政策文件，並在 2013 年 6 月獲 General Synod(舊年)通過。此事，至今也由福利協會協助執行。其中一個重點係鼓勵三頭馬車，即堂、校、社服更緊密嘅合作，同時也希望有心志的教友能夠參與社服 Services 工作。其實做社服的 business，

並非祇請社工，原來有好多不同 professional 的專業工作，包括 architect、occupational therapy、physical therapy、nurse、甚至司機、Front line 姐姐，清潔同事等，其實工種都好 diverse，閒閒哋有三、四十種工種，都適合不同教育背景和興趣的教友可以參與。

聖公會不同的社服機構，會盡量透過與各牧區，個別討論，如何強化堂、社合作。例如在 2008 年金融海嘯，當時福利協會藉大主教基金，成立了個「心意行動」。當年「心意行動」團隊會去每個禮拜堂，幫手做培訓，即關懷工作的培訓，和建立合作。譬如今年年頭與諸聖堂教友，一同去關懷露宿者。福利協會也自去年成立了「N 無家庭」的項目，向各個禮拜堂募捐了些錢，加上其他 private fundings，再 recruit 不同禮拜堂的教友去關心這些家庭。上幾期《教聲》，分享了三一堂陳國強牧師探了一個 N 無家庭，便是例子之一。換句話說，我希望藉住在聖士提反堂 2003 年成立的關懷部的經驗，用唔同模式，與各牧區商討合作的可能性。最緊要能夠協助牧區，透過與福利協會的合作，建立他們牧區的關懷文化，包括教友在關懷工作中參與的基本知識和培訓。當他們有 project 想做時，可以大家一齊共同去發掘資源和異象；有需要時，福利協會亦可以參與。

講返西南聯區，葉牧希望藉住 150 週年在西南聯區共同藉聖士提反堂嘅 resources，推動西南聯區福傳工作。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在香港仔黃竹坑，福利協在該處並無據點，嘗試建立社會服務和福傳工作。目前藉[聖]提摩太堂在香港仔設有一個牧民中心，租一層樓，成為基地。可能會改個名叫「西南聯區活動中心」（後來叫葡萄園），提供青少年服務，教會會投放一些資源，目的係堂、校、社服，即係回應聖公會西

南聯區小學、幼稚園、中學的需要，去服務學校，服務街坊，然後就建立福傳基地。

訪：可否理解為聖士提反堂與福利協會的合作，除咗係 pioneer 之外，也是…

李：變咗一個長遠的合作。

訪：換句話說，它不祇是一個 one off 一次性培訓、一個嘅 project，而係一個比較穩定長遠的合作方式？

李：葉牧好好，每年個換物會，都捐 10 萬元予福利協會。所以我們中西區嘅長者中心的同事話，「葉牧師一吹雞就乜都無問題」。真係嚟。

訪：因為有一定嘅合作基礎？或者…

李：主要係因為有一個支持，係一個 win win 的關係。因為大家都樂意付出。大家雖各自有 resources 的限制 (因為我們是接受政府資助的單位，full time 去 fulfill 政府對資助項目的要求)，但我們的同事都明白，在聖公會做，就要加埋同教會的合作。但我們並非當教會祇是一個義工資源。教會亦會視我們中西區中心的同事為弟兄姊妹。即係有啲乜嘢都一齊嚟傾，有 project 要做，大家都有 initiative。所以 projects 都一路 on-going，特別係…透過「樂齡團契」和「樂齡詩班」…因為大家都有長者，大家有好多互動，變成咗一個好

consistent 嘅 interaction。即就算無呢個 150 福傳的 project，其本身都已經有恆常機制，係一種好 regular 的 interaction。

訪：即係一個好緊密合作…又或者大家都在此個社區裏面…互動？

李：係呀。譬如話福利協會有個耆英進修學院，每一個中心都會有耆英學習的 courses，有好多個 courses，每年都會有成 10 萬人次讀我的耆英 courses。我們又有証書頒發。包括 certificate 和 diploma，不同等級、帶四方帽仔。就每兩年攞一次畢業禮，好興奮。每次畢業禮，當我見到聖士提反堂的長者接受証書時，都特別開心。那些課程有時也可能在禮拜堂開班。所以好多活動呀。

訪：係呀，其實 Esther 同我講了少少…本身都係歷史，我覺得福利協會與聖士提反堂、以至個社區，彼此互動。這部份有前瞻性，頗有意思呀。

李：我覺得可能呢個部份係一個比較…prominent 的 session 嚟嘅。因為教省政策是三頭馬車要緊密合作。要產生更多互動，大家並非祇是各自獨立個體。而聖士提反堂和西南聯區，正正起了一個先導的作用，也是一個 role model。間中有人會話：「唉！我哋邊有你哋咁有錢吖！」外面覺得聖士提反堂好有錢。其實我覺得並非如此，是一個 mind set 如何去 develop，以及一個 culture 如何去 build up。這點是 critical 的；一個 culture 被 build up 咗，個氣氛好濃烈的話，事工便好自然形成並會滾動落去，為一個方向。

訪：係。剛才講到教會的動員力，我都想你給予意見，我見到其實聖士提反堂的動員性都強，即係…

李：你覺得係咪呀？

訪：關懷文化、查經等都反映出來，動員性強。是因為教會弟兄姊妹有一定的內聚力，或者裏面有些動員力量…?

李：係。所以我覺得…主要係一個文化，所謂 culture 的意思，就係個個都覺得，即係好似我最初講…唔係淨係等緊一個關懷部部長李正儀、陳玉冰等去做，而係大家發覺有問題時，會 refer 俾你，或者查詢你 advice 「點樣？」，最重要不是我自己一個做，我可能給 advice 如何做。大家習慣了後，「呀，原來個機制係咁樣」，大家好自動，「你唔使一定問正儀呀、問吓第二個都已經知嚟嘞，邊一個都知道架」，再加埋…樂齡活動、查經活動、探訪活動…個氣氛自然產生了，是一種好無形的 interaction，變成了一種氣氛、一種文化，一個潛意識的存在。所以教會動員力強，這是其中原因。

訪：咁我就問到呢一度啦。

完